

中锡交换留学僧始末

王 锋

提 要：在太虚的一生中，1946年中锡两国交换留学僧是他尝试沟通南传佛教的最后一次努力。与以往单纯派出留学僧不同，这次也有锡兰的比丘来中国学习。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努力并不成功，锡兰比丘早早返国；但也不算完全失败，光宗与了参继续在锡兰求学。条件虽然艰困，但二人坚持到了最后。尤其是了参，终于学有所成。

王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太虚 留学僧 锡兰 光宗 了参

在中国佛教的近代史中，太虚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如此，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太虚也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僧人之一。太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他所推行的世界佛教运动。太虚的世界佛教运动始于 1923 年“世界佛教联合会”的筹划。大约在 1928 年游历欧美前后，太虚在思想与行动上均发生了较大转变。思想上，“不再只是华文佛教，更扩充为以华文佛教为本，贯通简持巴利文系与藏文系佛教，成为世界性的佛教了”^①；行动上，则为“世界佛学苑”的倡议。有了这样的转变，南传巴利文佛教在太虚的视野中就变得更加重要。自此，太虚开始了沟通南传佛教的种种尝试，派遣留学僧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在太虚的一生中，总共有 4 支留学团成行，分别是：1935 年的暹罗留学团，1936 年的锡兰学法团，1940 年法舫、白慧、达居赴锡兰，1946 年光宗与了参赴锡兰。在过去，限于资料的匮乏，学术界与佛教界较少谈及太虚和他的留学僧的历史，更缺乏细致入微的历史书写。2006 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②出版，两年之后又出版了补编^③，将绝大部分民国时期出版的佛教期刊汇集在一起，为新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可能。本文正是利用这些资料^④，尝试书写太虚和他的留学僧的历史。这里要述及的，就是中锡两国交换留学僧的历史。

一、中锡交换留学僧缘起

中锡交换留学僧事，为法舫从中促成，事情

的起因还要从西安筹办巴利三藏院说起。1941 年 3 月，康寄遥致函太虚，有在西安大兴善寺筹办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的打算。太虚鉴于师资缺乏，建议先设巴利文一科。^⑤到了 1945 年春天，陕西巴利三藏院（以下简称“陕巴院”）正式开学，太虚任院长。^⑥早在 1942 年时，法舫即得知西安筹办陕巴院事。陕巴院正式成立后，太虚曾致书法舫，告知学院虽成立，但却无巴利文教师，所以名不副实。^⑦自此，身在锡兰的法舫便开始为陕巴院物色巴利文教师。法舫之所以热心此事，除了希望助成太虚的事业以及沟通中锡佛教外，似乎也是为了弥补自己未能如约赴陕所造成的遗憾。

大约在 1945 年 3 月间，法舫与锡兰摩诃菩提会会长金刚智有过一次谈话，二人论及交换留学僧与教授事，金刚智对此表示赞同。^⑧大约在 1945 年 4 月间，法舫又与金刚智和马拉拉塞迦罗讨论成立中锡文化协会。^⑨大约在 1945 年 8 月初，法舫到摩诃菩提会拜访金刚智与法理性海，讨论中锡佛教联络的具体办法。法舫告知二人，太虚在西安筹办了一所巴利文学院，急需巴利文教师。并说，战争结束后，太虚计划派二三人来锡兰传教、留学。二人听后极表兴趣，当即商定了若干办法。^⑩三人就中锡交换传教师与留学生事，初步拟定了六项办法：

（一）中国世界佛学苑或中国佛学会与锡兰摩诃菩提会在战事完结后，立即交换传教师与留学生各一人。（二）中国传教师及留学生到锡兰后，一切衣食等费用，全由摩

诃菩提会供给。锡兰传教师及留学生到中国后，一切生活衣食等费用，须由中国世界佛学院或中国佛学会供给。（三）中国传教师必须通达大乘佛学，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留学生须受过佛学教育，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锡兰传教师必须通达巴利三藏，梵文及英文，年龄相等。（四）各传教师住在各国，须留住五年以上，留学生则需八年以上。（五）中国传教师及留学生到锡兰后，即应加入摩诃菩提会传教师训练所为教师，而受会长的指导。锡兰传教师及留学生到中国后，应加入世界佛学苑巴利文三藏院为教师、学生，受院长、副院长的领导。（六）以上办法若得中国佛学会会长、世界佛学苑院长太虚大师及巴利文三藏院副院长、院董之同意后，即行办理交换手续，期在半年内实现此项办法。^⑩

1945年8月10日，法舫除将此初步协议函告太虚外，亦转达康寄遥等人。^⑪为了此事能够继续往下进行，法舫对陕巴院提出了若干建议：

至于锡兰传教师到贵院：（一）贵院应聘为讲师。（二）每月给以薪俸。（其数目应以战前情况相比，每月给以五十元或六十元，留学生每月二十元）（三）应供衣服被盖等。如假期旅行，应酌量津贴之。如锡兰僧到贵院住下，最先须觅通英语者通译。……此项交换教师、留学生办法，须在半年内办好。至于中国留学生、传教师之人选，应请院长太虚大师选派。如贵省有适当学僧可派遣者，请即函商院长太虚大师。但其人必须聪明老成、有志愿、能吃苦耐劳，有求学十年以上之志气者方可。否则，此后一年半载将发生变故，有碍国际观瞻也。^⑫

得到法舫的消息后，太虚亦觉欣慰，随即开始与康寄遥等人具体筹划此事：

寄遥居士：

顷接法舫师来信说：半年后，已有一个锡兰教师和一个学僧可来，巴利三藏院不难名实相符了！照来信所云，望预备着。

太虚。八月卅日。^⑬

到了1945年12月，中锡双方完成换文，交换留学僧事就此确定。摩诃菩提会12月1日来函如下：

太虚大师法座：

关于中锡交换比丘僧事，由法舫法师交下大师对于交换比丘僧之提议，大菩提会已完全接受。吾人现征录比丘僧二人，赴华学

习中国华文佛教及传授锡兰佛教与巴利文字。一俟尊处布置完竣，即当命其前来中国。大师所拟送之比丘僧二人，其旅费应由法座负担；到锡兰后，大菩提会将免费供给膳宿，并另给二人津贴每月共六十罗比，为期五年。同样，法座亦将惠予吾人所派送之比丘僧以相当供养。其赴华川资，则亦由我方自负。彼等或将不接受金钱补助，其津贴费，可请代为存储，以备其需要之开支。当五年期满，双方比丘僧返国之时，其旅费亦由双方各自负担。此种比丘僧之交换，必将使贵我两国往昔之亲密友谊恢复无疑；并将加强两国之宗教活动，共同努力，以达成宏扬正法于世界之目的。敬祝大师法体康胜，并贵学苑事业进步！

大菩提会名誉秘书希利华达那，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⑭

世界佛学苑12月15日复函如下：

锡兰摩诃菩提会会长金刚智博士法座：

顷由苑院长太虚大师交下贵会名誉秘书希利华达那君十二月一日来书，藉知贵会已完全接受由法舫师提交之中锡交换留学比丘僧二人建议，已征录比丘僧二人来华，学习中文佛教并传授巴利文及锡兰佛教，一俟本苑布置完竣，即命前来。兹奉苑长命敬答如下：本苑于西安巴利三藏院，已一切准备完成，但尚须贵会以所录比丘僧二人之姓名、年龄、籍贯、学历、资历、志愿（志愿学习华文佛教并传授巴利文三藏）开列前来，以便由本苑呈教育部（本苑系教育部准办之私人讲学机关，其程度等于大学以上之研究院）转达外交部，以获入境许可。本苑今派比丘僧光宗、了参二人赴锡，其姓名等容即开列函寄，亦希贵会报知外交官署许可，以获入境便利。其余概照来议，以期增中锡友谊及共同宏扬佛教于世界之活动。敬祝贵会进步，会长健康！

世界佛学苑办事处秘书苇舫，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⑮

以上两封来往函件，即相当于双方签署的协议。此协议仅有大略，而无细节，为以后的种种误解埋下了隐患。苇舫在回函中说：“本苑于西安巴利三藏院，已一切准备完成。”其实一切均未完成。

二、从重庆到哥伦坡^{⑯⑰}

在法舫与摩诃菩提会最初拟定的办法中，曾约定中锡双方交换传教师与留学僧各一人。大约

在 1945 年 10 月初，太虚已选好二人，其中传教师为福善，留学僧为慧军。10 月 4 日，太虚致书康寄遥，请代筹旅费 500000 元。^⑨而在摩诃菩提会 12 月 1 日来函中，“交换传教师与留学僧各一人”的方案已改为“交换学习兼传教的比丘僧二人”。为何有此变化，暂不得而知。12 月 13 日，太虚通知光宗与了参，代替福善与慧军赴锡兰。太虚给二人的解释是：福善原以传教师身份赴锡，而慧军年纪未达办法中规定的 25 岁，故均不往。福善先已辞去《海潮音》主编一职，准备到上海转赴锡兰。恰好在这一日，福善登上了由重庆沿江东下的轮船，未能及时得到计划变更的消息。12 月 21 日，福善抵汉口，船停 3 天。就在这几日当中，福善收到了太虚自重庆发来的一封信，得知交换传教师一事尚未确定，令其颇为扫兴。^⑩改光宗与了参赴锡后，12 月 16 日，也就是中锡双方完成换文的第二日，太虚致书康寄遥，请速寄 200000 元为旅费。一个多月后，康寄遥筹到 150000 元寄与太虚，转交光宗与了参。^⑪

得到太虚的通知时，光宗尚在北碚大雄中学，因一时无法抽身，故请了参先往重庆办理相关手续。了参于 12 月 18 日抵重庆，向教育部递交公文后即赴隆昌讲经。因需候教育部批文，光宗于是辞掉大雄中学职务，于 1946 年 1 月 6 日来到重庆。光宗在重庆住了将近一个月，虽两次赴高教司催促，但始终未见批文下来。临近春节，光宗见启程无期，于是向太虚请假，回家乡湖北监利看望 8 年未见的母亲。战后的重庆一票难求，光宗在春节当天（2 月 2 日）方才登上回乡的轮船。2 月 11 日，光宗回到了阔别 8 年的家乡，人事沧桑，令其颇觉悲戚。光宗在家住了 10 余日，于 2 月底到了武汉。光宗在武汉致书了参，提议由上海乘船赴锡。了参回信说，各项手续已办好，只待英国领事馆签字，即可由重庆飞加尔各答。启程日期定在 4 月 5 日，此时已到 3 月中旬。乘船回重庆已来不及，光宗辗转购得 3 月 30 日武汉飞重庆的机票，当天即到重庆。光宗回到重庆后，领事馆并未能如期签字，启程日期只得后延。4 月 16 日，赴锡签证终于发下，光宗与了参随即体检、免疫，几天之内将所有手续完成，只待登机起飞。4 月 30 日上午，二人购得两张 5 月 1 日重庆飞加尔各答的机票，每张 43500 元。下午，二人运行李到机场，却得知机票要加价，每张加到 161000 元。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二人顿时束手无策，因为购票之外的余款已全部换成了卢比，而航空公司却只收法币。

二人只好将卢比再换回法币，到 5 月 1 日凌晨方才办好过磅、补票手续。

5 月 1 日晨，光宗与了参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登上了飞机。在一般中国人的眼中，和尚本来就是怪人；和尚坐飞机，当然更奇怪。7 点，飞机起飞，了参第一次尝到了晕机的滋味。10 点，飞机降落昆明机场。半小时后，飞机再次起飞，此时的乘客仅剩 6 个。下午一时半，飞机降落在缅甸八莫。这段航程，轮到光宗晕机呕吐，大约是因为在昆明吃了免费餐点的缘故。飞机在八莫停了半个小时，傍晚 6 点钟方飞抵加尔各答。光宗与了参走下飞机，却不见事先约好的白慧与周详光来接，而两人的英文又不能达意。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多亏两位华侨的帮助，二人方能办好入境手续，安抵加尔各答的摩诃菩提会分会。事先，加城分会已得到锡兰总会的通知，故二人来此下榻。住下后，二人以为白慧仍在国际大学，故写信请其来做临时翻译。信写好正欲投递时，巧遇一位与白慧相识的加尔各答大学的学生，告知二人白慧已在加尔各答，并自告奋勇代为送信。此印度学生亦为出家比丘，正由中国政府资助学习中文，因此可以勉强沟通。5 月 2 日晨，白慧来摩诃菩提会与光宗、了参相见，不久周详光亦来。这一日，白慧带二人参观加尔各答街景，也去了中国街。光宗这样描述参观中国街的感受：

加尔各答的中国街，我们也去观光过。然而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那就是脏。无论街头巷尾，都臭气熏天，我不知道那些侨胞怎样过得的？^⑫

5 月 3 日，光宗与了参随白慧往国际大学参观。在国际大学，二人受到谭云山的热情接待，美丽的校园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时间关系，二人在国际大学只住了一夜，5 月 4 日早上即返回加尔各答。按照原定计划，二人准备于 5 月 6 日乘火车往南印度。后因车票难买，又改为 5 月 7 日。从加尔各答到哥伦比亚要乘 4 天 4 夜的火车，语言不通令光宗与了参颇觉困扰。恰好摩诃菩提会中有二位比丘与三位学生要回锡兰，白慧便与他们接洽，请为照应。5 月 7 日下午，白慧、周详光送光宗与了参到火车站，二人与几位锡兰人一同登车赴马德拉斯。5 月 9 日下午，车抵马德拉斯。几人于候车室住一晚，5 月 10 日上午登上由马德拉斯开往南印度海岸的火车。5 月 11 日，车抵印度与锡兰交界的海岸处。办理出境手续后，又经过严密的检查，方登上渡海的轮船。当晚 11 时，船靠锡兰海岸，再乘火车赴哥伦比亚。5 月 12 日上午 10 时，光宗与了参终于

抵达了目的地。由加尔各答一路向南，多亏同行的几位锡兰人帮助。虽依旧言语不通，但可通过手势交流，光宗与了参一切听从锡兰人的安排，颇觉自在。

光宗与了参抵达哥伦坡火车站时，摩诃菩提会有专车迎候，二人于摩诃菩提会的传教师训练所下榻。法舫因住处较远，下午方与二人碰面。师生久别重逢，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在光宗与了参眼中，锡兰是美丽的：

当火车由锡兰海岸向内陆进发时，我们从朦胧的月色中，就看到车道两旁一簇一簇的浓荫密布的树影。在树影之下，有宽阔而平坦的马路。一到天亮，东方吐出霞光之后，把这可爱的锡兰衬托得更加美丽的。因为火车不断地向前奔驰，我们从车厢的窗门里望出去，好像在电影院里欣赏着一幅美丽的风景片子。整个的锡兰岛，就是一个美丽的公园。农村的房屋，小巧玲珑、清洁可爱；至于城市，那当然更不须说了。^②

初抵美丽的锡兰岛，光宗与了参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三、由锡兰至上海

在中锡双方就交换学僧事完成换文前，锡兰方面已择定索麻、开明德二法师赴中国。完成换文之后，锡方又要求加派一人，即般若西河（师子慧）。而所增费用，则由锡方自行承担。^{③④⑤}索麻、开明德、般若西河三人均来自金刚智寺，^⑥法舫对三人有一简单介绍：

索麻法师，身体魁伟，面方长，有达摩之仪。童年厌离五欲，青年慕道，遂约开明德师同赴缅甸，依某和尚出家。后至日本某佛教大学研究佛学，此十余年前之事也。二师精通英文，且善巴利，通晓三藏，戒律精严。在日本时，得日人之助，尝译中文《解脱道论》为英文；又译巴利中阿含中之正见经为英文；其四念处及其注疏，亦以由巴利译为英文。刊行于世，为学者所赏识。索麻师通德意志文，读书甚广，科哲诸书无一不读，并曾研究中国之禅宗及孔子老庄诸书，故对中国佛教及文化素所钦仰。今日来华，不仅以教授巴利为业，且有志研究中国佛教及其文化也。三师此来，具有大愿，协助中国建设巴利文学院。三师都愿终身在中国佛教中服务。般若西河（师子慧）师，系锡兰最著名之金刚智（此人系与摩诃菩提会长金刚智法师同名）长老之弟子。自幼出家，精

研三藏，近年复于锡兰大学之特科毕业。为人有坚志、有忠信，每作一事非至成功不止。故金刚智寺内诸僧中长老特爱之。请命来华时，长老初未允许。后再三请求，始允许焉。法舫来此三年，与三师时相过从，交谊甚笃。当去年中锡交换比丘事商定后，余即向摩诃菩提会建议选索麻师等赴华。该会果选彼等，余深为中国之能得三师为庆焉。^⑦

索麻等三僧出发来中国前，太虚曾建议由加尔各答飞重庆再飞西安，而三人则打算经海道先至上海。1946年4月间，三僧以海道未通畅，拟采用太虚的建议乘飞机来中国。不过，三人最终还是决定经海道来华。^⑧为何最终决定走海路？据法舫说，是因为“彼等来时因带有大量之书籍，故不能乘机飞渝也”^⑨。

1946年5月15日是南传佛诞日，索麻等三比丘由锡兰启程赴中国。^⑩5月16日，法舫作文一篇，题为《送锡兰上座部传教团赴中国》，盛赞三比丘赴华的历史意义：

索麻师等已于五月十五，即二千四百九十年佛诞纪念日，买舟携三藏圣典东行。此次中锡交换出家僧，尤以锡兰上座部僧携经典赴华，为近代佛教史上一大事。余以中间人得促其成，与有荣焉。……锡兰索麻、开明德、师子慧等三师，已携带巴利文三藏及法疏赴长安之世界佛学苑巴利文学院。上座部全部三藏圣典及其全部注疏传入中国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此为首矣。以教授巴利文及上座部佛学而入中国之僧团，想亦以此为开始耳。……今日圣教初入长安，或为佛教史上之一大事。三秦佛徒，自应庆幸而夸傲于全国民众之前也。惟道场重建，译业再兴，想今日陕西佛徒，决能当仁不让。不仅使上座圣典译入华文，且能将上座部之清净僧团建立于神州。时光如驹，愿拭目以待其成。^⑪

法舫因促成此事而与有荣焉以至大为赞叹当然无可厚非，但其中有一问题却不容忽视。在法舫的理解中，索麻等三比丘为传教团无疑，至少索麻的身份是传教师而非留学僧。法舫在欢送文中说：

中国由世界佛学苑派送二僧来锡研究巴利文；锡兰由摩诃菩提会派送教师一人、学僧一人，前来中国陕西巴利文学院，教授巴利文及研究中国文化。一切所需，由双方供给。^⑫

但中锡双方的最后换文中明明写到：“现征录比丘僧二人，赴华学习中国华文佛教及传授锡兰佛

教与巴利文字。”而太虚之所以改派光宗与了参赴锡，理由也是双方已停止交换传教师。法舫作为中间人，不可能不知道最终换文的内容。更甚者，法舫还说，上所引文乃太虚所云。法舫此举，原因何在？用意何在？

由锡兰乘船到上海，星洲为必经之地。三比丘出发前一日，即 5 月 14 日，法舫特别致书在星洲的慈航，请为照应：

弟今介绍三位锡兰法师，长者名索麻，前来晋见，谈论佛法。彼等受祖国陕西长安巴利文学院之请，前往办理巴利文学院。此亦大师世界佛学苑之一部分也。彼索麻及开明德法师等，善英德文、巴利文，为锡兰名师，著述亦多。今过星去中国，故特囑到星洲后前来奉看老兄，一请法益。若有时间，我兄亦可请彼等为诸生及诸信士说法也。^④

索麻等三人抵星的时间大约在 5 月 29 日之前。5 月 29 日这天，星洲佛教徒在普陀寺召开“新加坡全体佛教徒代表大会”，讨论如何欢迎“锡兰访华佛教代表团”。正式的欢迎会在 6 月 2 日举行，其盛况暂无从知晓，但由 29 日的筹备会即可可见一斑：

是日到会者计有佛教各团体代表一百余人，公推临时主席瑞于法师、记录庄笃明。经即席议决，通过筹备一盛大欢迎会，以新加坡中华佛教徒全体名义欢迎之，并请演讲。名称定为“新加坡中华佛教徒欢迎锡兰访华佛教代表团大会”，日期定六月二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地点在直落亚逸天福宫。欢迎大会主席团，则公推僧伽策进社主席瑞于老法师、佛教居士林林长李慧觉、中华佛教会会长梁润之等三位担任。复推举负责筹备欢迎会人员，则推佛教居士林为总务，僧伽策进社为布置股，中华佛教会为财政。所有开支经费，议决全部由上述三机关及新加坡中华侨生佛教会共同负担之。届时各寺院，至少须派代表二人出席。各佛教机关，则因人多，须全体赴会。并由各佛教徒个人自由参加，藉表敬意。^⑤

欢迎大会之后，尚在关中的慈航于 6 月 15 日作了一篇《欢迎词》。有意思的是，在慈航笔下，“锡兰访华佛教代表团”已变为“锡兰佛教使节团”。^⑥索麻等三比丘在星洲停留了五周，约于 6 月底赴香港。三比丘抵香港之前，慈航已将法舫的信转寄优昙，优昙与陈静涛等人亦准备设会欢迎。在优昙那里，“锡兰佛教使节团”又变成“锡兰高僧索麻教授三位来华讲学”。三比丘在香港住

了八天，终于在 7 月 10 日飞抵上海。^{⑦⑧⑨⑩}

一边是法舫的热情欢送，另一边太虚则迭函康寄遥等人，为三比丘的到来做准备。中锡换文后的第二日，即 1945 年 12 月 16 日，太虚致函康寄遥：

锡兰摩诃菩提会已正式换文，兹抄奉一份。请院中预为准备：一、寮房两间或一大间。二、每月送供养每人约壹万余元，不受或代储以备用。三、重庆托好一人，便到时可代照料至陕。^⑪

1946 年 1 月 30 日函曰：

通英文愿学巴利文教师，实最要！可与西北大学教授连络商请。两锡僧同为半教半学不分教师学僧之比丘，固需讲述，而众学僧亦需多学英文耳。此人望就陕中速为物色一人，不惜费，先于学僧多多教英语，则半年后学僧亦稍能听英语，最善！……两锡僧学程已高，在大学毕业以上，其来学中国佛学，亦兼喜孔、老诸子学，乃国外研究成博士之类，故不与院中学僧同学，须专为讲授；大抵在助其自选经书研究耳。^⑫

2 月 1 日函曰：

善归赴陕有可能，请去函与汉口佛教正信会苇舫师，囑即赴陕，我亦另信。锡僧何时来？未有准期，仍托周君代办为妥！^⑬

2 月 2 日函曰：

法舫师来信及锡兰二僧履历，兹寄奉。彼一二月间或可到渝转陕也。^⑭

4 月 24 日函曰：

锡僧以海上船只未通畅，闻仍由印飞渝转陕，故前函已囑仍托周季钊接待照拂赴陕。至锡僧只需指导，若中论、成唯识论、金刚经、楞伽经等，读诵研究便可，不须讲授，要有英语述传大意为要！^⑮

7 月 10 日函曰：

得索麻、开明德、潘那西哈锡兰三比丘自香港来电：准于七月十日下午六时到达上海，接寓法藏寺藏经会，略停拟送至南京转徐州，盼陕派人至京或徐州迎接入西安。一、预备好三房间，每间一床、一桌、一椅，吃饭可分三份共桌食之，携来书籍，为置书架，为备寒衣被等。^⑯

太虚在 7 月 10 日函中说的明白，要陕西方面派人来迎接三比丘到西安。哪知迟迟未见回音，故太虚于 7 月 25 日再次致函康寄遥：

锡兰三比丘到沪两周矣！迭函迭电，昨得来函仍未提及；而超一师来函更云：“无

经费，不能派人来接”！如此，将锡兰僧搁沪，怎可？今十日内，如车路畅通，可由锡兰侨沪一商人伴同到陕；纵兴善未周备供养，亦须于寂园或佛化社招待！盼速复！^⑦

“无经费，不能派人来接”，真是岂有此理！太虚似已下最后通牒，如再无人来接，即请人送三比丘赴陕。好在不久之后，太虚即收到善归来上海接三比丘入陕的消息。太虚为何急于送三比丘入陕，因依律三比丘将于8月11日（阴历七月十五）开始3个月的安居。如不赶在安居日之前抵达西安，三比丘将在上海停留3个月之久，所需费用即是大问题。故此，太虚在7月29日致康寄遥函中说：

二十三四函及派善归来电，始悉先后一贯之信用。前以迭函又电，任超一，原知不甚妥！锡僧旧七月十五要第二安居，盼即到，方赶及其安居也。先于寂园或佛化社供养之矣。^⑧

当善归赶到上海时，三比丘已开始了3个月的安居。太虚无奈之余，仍为3月后索麻等赴陕筹划。太虚于9月14日发出关于此事的最后一封信，身心俱疲溢于言表：

寄遥居士：

善归来及寄来函，均阅悉。衰病中仍能勉力法务，为感！吾亦衰病，无可为力！但锡兰三比丘到沪安居后——阴十月间——赴陕，务速商妙阔法师预备：一、兴善屋不敷，决于佛化社备静居一栋。二、随锡僧受戒、学持锡僧律仪及巴利文，选优秀学僧五人至九人。详待善归述。

太虚手启，九、十四。^⑨

安居结束后，三比丘并未能如太虚所愿随善归赴陕，而是于11月15日转往香港，并于1947年1月6日乘船返锡兰。得此消息，太虚大为失望，特拟一篇《致锡兰摩诃菩提会书》，请苇舫以世界佛学苑秘书名义发与摩诃菩提会。太虚详述整个事件的前后经过，以明事实真相及责任归属：

（一）原订约双方为“哥仑布摩诃菩提会”与“西安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双方交换各二僧，华赴锡二僧，以学巴利文佛教为主，兼传华文佛教；锡来华二僧，以学华文佛教为主，兼传巴利文佛教。各期五年。（二）双方未达目的地前及离目的地后，来回一切费用皆由自备。到后，由订约双方互供膳宿，并供每月三十罗比备用。（三）事前曾警告应由加飞重庆转飞西安，不可走

海道。乃回信经海道所增困难，及一僧之费用，概由自任，故只可听之。（四）索麻等抵沪，为备供膳宿处一星期，便即赴陕（上海并无世界佛学苑机构）。后以索麻等要求在上海安居三月，另筹备宿处及食费，约耗万余罗比（由上海佛教团体及信徒筹付）。然索麻比丘等，只热心传巴利佛教，对于学习华文佛教，无表示求学。（五）当安居初，西安已派善归比丘来接待；至安居将终，索麻等表示决返香港过冬，善归始返西安。为修住处及种种筹备欢迎，与专员往返，结果不去，不惟大失人望，且空耗经费不赀矣。（六）决返香港，系出索麻等自意。然苑长仍嘱香港信徒予以资助，并约春暖再至西安。后因索麻等又怕西安寒冷，及疑地方不安等；重庆、峨眉、汉口及宁波之延庆寺、雪窦山等，亦均表示可欢迎前去。乃索麻等突然来信，于一月六日乘船经星嘉坡而返锡矣。

今详告索麻比丘来华离华之经过于贵会者，非欲责以他事，但欲贵会明了种种违约行动，全出索麻等三比丘，而敝苑之西安巴利苑，则不仅忠实履约，且曾为种种额外之招待也。此致哥仑布摩诃菩提会。世界佛学苑秘书苇舫。^⑩

三比丘返抵锡兰后，曾与光宗和了参有过一番对话，所述此事前后经过与太虚所说并无根本出入：

问：你们去中国本预期为五年，为什么仅半年就回来？

答：因陕西方面国共战争麻烦，外国人到那里去非常不便。且我们要做的事甚多，一切条件都未顺利进行。待遇既未周到，去西安又没有车。要去只能作飞机，但我们很怕，且有很多书籍亦不便带。我们自七月四日（应为10日）到上海，太虚法师即写信给康寄遥居士，叫他派人来接待，等等两星期也未见回音。后又数去航空信与电报，才获得回信。可是此时多雨，继又下雪，陇海路上的战事又激猛。交通断绝，无人作伴、招待、翻译，有此种困难，故未去。

问：西安派人到上海接待你们没有？

答：后来曾派善归来招待，但他不懂英文。并且我们当时想，在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饮食物件已甚昂贵，诸事亦未称便。如果到乡下去，当更不便。在陕西有一半地方是共区，如果是你们经彼处则较易，我们外

人实在非常危险。

……

问：你们在上海住好久？是否有人欢迎你们？

答：我们是七月十日至上海，十一月十五离开那里。这里也开了一个会，但不是欢迎会。太虚法师因事未曾参加，派福善法师代表出席。……

问：你们曾经会到太虚大师没有？

答：曾会面四次。

问：太虚大师对你们到中国去的表示如何？

答：他也欢喜我们。当然在见面时的情感是很好的，但其他的事情我们不能说。

问：你们不愿意到西安去，太虚大师是否曾叫你们到其他的学院去？

答：我们住在上海将近四个月，他从未说过此话，只是要我们到西安去。至我们离申抵港后，优昙法师去信和他商量，他才来信说可以到其他学院去。可是此时我们的影响已坏，业已准备回锡兰，故不复至他处。

问：你们回来的旅费是怎样筹集的？

答：从沪抵港是由上海两个佛教居士会筹集。从香港至新嘉坡一百镑，是由港地居士筹集。从新嘉坡至锡兰，是用的锡兰摩诃菩提会的。

问：太虚大师曾送你们旅费没有？

答：毫无。^⑤

三比丘未能如约赴陕，问题究竟出在何处？梳理此事前后经过，其外在原因，可大略总结为两点：一是国共内战的影响，二是陕西方面诸事未备。国共内战的影响可不必说，单说陕西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苇舫在换文中说：“本苑于西安巴利三藏院，已一切准备完成。”而现实的情况是：首先，太虚在致康寄遥函中一再提及为三比丘安排住处，可知住处迟迟未能落实；其次，太虚请康寄遥物色一通晓英文者，而前来迎接的善归法师却无法与三比丘以英文交流。日常沟通尚且不能，更遑论其他？太虚曾说：“善归善巴利文，略知英文。”^⑥前后对比，便知善归的英文程度如何。法舫后来亦感慨说：“此次中锡交换学僧之失败，即因大师门下无有能接交国际教友之人才。故今后中国僧教育界必须注意培养此种人才。故学院应开英文班教学英文，培养能说英语、能了解英文之人才。”^⑦最后，三比丘到上海后，陕西方面迟迟不派人来接。更甚者，身为陕巴院代理院长的超一竟说：“无经费，不能

派人来接！”除此之外，另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正如太虚所说：“索麻比丘等，只热心传巴利佛教，对于学习华文佛教，无表示求学。”在与光宗和了参的谈话中，索麻毫不隐晦自己对于中国佛教的看法：

中国的佛教，以大乘为主，但大乘不是真佛教。在中国现在虽亦有人说大乘不是真的，然不敢说是错误，故知中国的大乘是根深蒂固的。至于根本佛教，则毫无势力。现在我们想在那里传教，化大乘而为原始佛教，那是没有方法的。因原始佛教重戒律，相信大乘者根本不会依照戒律去做。在大乘里说，有时杀一个人也不要紧，戒律不一定要实行，只要有信仰就够了。大概中国佛教徒都是受些不完善的大乘佛教教育，不实行信仰原始的根本佛教。这，对真佛教是很危险的！^⑧

认为中国佛教不是真佛教，当然就没有继续学习的可能。总之，方方面面的原因导致了三比丘不能留在中国。条件尚未成熟，结果也只能如此。但三比丘返回锡兰并非没有后续的影响，光宗与了参就因此而面临更大的困境。

四、困境中的光宗与了参^⑨

初抵锡兰，光宗与了参的心情是轻松愉悦的。1946年5月15日恰逢南传佛诞日，二人有缘亲历锡兰盛大的佛诞庆典。^⑩光宗与了参来锡兰的目的是学习南传佛教，故需改着南传袈裟并重新受戒。6月14日为佛教传入锡兰的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光宗与了参在法显当年所住的阿耨楼陀城摩诃毗诃罗（Anun adhapune 大寺），依金刚智（摩诃菩提会会长）改装受戒，正式成为南传比丘。光宗改名为瓦遮拉菩提（Vajirabudahi），义为“金刚觉”；了参改名为达磨克底（Dhammakitti），义为“法称”，二名均取自巴利文。二人除了依南传佛教的习惯持过午不食戒外，还特别持守银钱戒。计划中的修学以5年为期，先英文，后巴利文，对于并无基础的他们，困难可想而知。光宗与了参改装后的第五日，即6月19日，法舫离锡赴印。法舫与二人相处的时间只一月有余^⑪，不过已产生一种观感，以为“二人之中了参为有天才，光宗似难”^⑫。关于光宗与了参初到锡兰时的生活情况，白慧有这样一段话：

据舫法师说及彼等来信，于生活完全改变。彼等不仅不因拘碍生疏而感不惯，而且反觉身心自如、行止如律。耳闻目见，都使彼等喜欢快乐。彼等近沾小恙，盖由用功过

度耳。^⑤

好景不长，生活中的种种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凸显。依交换协议，摩诃菩提会向二人提供免费食宿，并每人每月津贴 30 盾，以为日常之用。光宗与了参到锡兰后的第二个月，摩诃菩提会便开始按期发给津贴。因二人持银钱戒，所以每月的津贴交由当地的一位居士代为保管，需用时便由这位居士从中支付。半年后的某一天，光宗与了参偶然向该居士问起账目情形。居士取出账册，一项项给他们看。计算的结果，余额仅有 100 盾左右，这与二人的估计相差甚远。光宗与了参心中大略有一笔账：赴锡后的余款有 110 余盾，六个月的津贴有 360 盾，一共是 470 余盾。除去日常开支，应当有 250 盾以上。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别？二人亲自检看账目，原来每月另有 25 盾付给英文教师。光宗与了参这时才知道，原来英文教师还要自己出钱请。按照原定的学习计划，半年后将开始学习巴利文。照请英文教师的费用计算，巴利文教师恐怕是请不起了。而且，一本必需的英巴字典大约要 100 盾，二人亦无力购买。由于每月要从 60 盾津贴中支出 25 盾的英文教师费，光宗与了参的日常用度便发生了问题。法舫在锡兰，每月的零用大约要五六十盾，而光宗与了参两个人每月只有 35 盾可以支用。食宿不用自己负担，受戒时所穿袈裟亦由摩诃菩提会提供。但每人仅此一件，再加上两个人共用的 3 件下装，颇觉窘迫。初换装受戒时，光宗与了参提出 1 套袈裟不够穿，金刚智保证以后再做。可是随着仅有的一套袈裟渐渐破旧，仍不见有新袈裟来，甚至问也无人问。二人写信向法舫诉说此事，法舫说：要少欲知足。

生活上的困窘不一定会使人绝望，但精神上的困境却能让人陷于悲观而难以排遣。当光宗与了参得知教育费用需由自己负担，每月津贴因支付英文教师费而所剩无几时，便写信给已在印度的法舫。请他和摩诃菩提会交涉，教育费用应由摩诃菩提会承担。信于 1947 年 1 月 19 日发出，法舫于 2 月 8 日回信，说摩诃菩提会的做法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并说他们不讲信用，答应将代为交涉。3 月 3 日，交涉的信函终于寄来。不过法舫说，如认为不应出英文教师费便可不出，可以到外面的小学中读书，以便节省费用。看到这样话，光宗与了参顿感绝望、忧愁、恐惧、矛盾，认为这是由留学生降为小学生，简直就是出丑。最终，他们并未采纳法舫的建议。不久，光宗与了参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苦闷，于 3 月 31 日写了一篇题为《中锡交换留学僧的演变》的长

文，寄给苇舫并在《正信》发表，述说自己由“留学生”变为“流落僧”的经过：

派到中国留学的三位锡兰学僧半途而返，你们大概都知道了。由于他们的不满中国佛教而返（所谓“内战”，只是次要原因），已使中锡交换留学僧的整个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造成了我们在锡兰极其恶劣的处境！我们到锡兰将近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曾受过种种的委屈与困难。但我们为了顾全中锡的感情，以及中国佛教和我们自己的面子，从未向任何人申述过。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奉命到锡兰，是负有使命而来的。所以虽受种种的委屈与困难，也勉强地忍受下来了。现在由于三锡僧的不满而返，中锡不但未增加丝毫友善，反而增加了一些恶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在不能再忍受了。因为三锡僧之返，中锡交换的条件事实上已无效，更无人肯负此次交涉的责任。所牺牲的只是我们两个。如果我们还不吐露心中要说的话，恐怕积郁而死在锡兰，也不会有人知道。^⑥

在这样的心境中，初到锡兰时的愉悦荡然无存。重新换装受戒已变为一种耻辱，因为由 10 年以上的比丘，一降而为锡兰的小和尚。光宗与了参为何发此悲愤的言论，除了上面提到的种种原因外，太虚的离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太虚于 3 月 17 日过世，光宗与了参在 3 月 20 日早上方才得到这个消息。3 月 30 日、31 日，光宗与了参各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光宗于 30 日写到：

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如一颗无声的原子弹，把我炸混了。我像失去了知觉的木偶，只是呆呆地立着。^⑦

了参于 31 日写到：

“晴天霹雳、巨星陨落”，中国佛教的领袖太虚大师涅槃的消息，像狂风暴雨般速传到锡兰岛上。使我的意识立刻失去了主宰，像一只无舵之孤舟漂流在极目无涯的沧浪里一样地惊怖、凄凉着！谁料刚在去年五月间才而奉大师之命来到这孤岛上实习“南传佛教”，哪里会知道就在今年这一片“不测之风云”中和他一别永别了！中国的佛教失却了指针，私人失却了导师。翘首四顾，只是白茫茫一片渺无边际的悲潮。异国儿，又谁能了解我这位像“迷途之羔羊”的内心里的创伤。^⑧

“翘首四顾，只是白茫茫一片渺无边际的悲潮。异国儿，又谁能了解我这位像‘迷途之羔羊’

的内心里的创伤。”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中，二人写下了那篇《中锡交换留学僧的演变》。

锡僧的返回，令光宗与了参顿觉处境尴尬。不过，摩诃菩提会向法舫保证，继续供给二人在锡兰修学，以履行先前的承诺。^⑤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上的困境虽不知是否有所改善，但光宗与了参的心情似乎渐渐平复。一个多月后，又逢南传佛诞日（这一年的佛诞日为5月4日），光宗与了参再一次沉浸于欢乐的海洋中。5月11日，了参作一长文，记录下佛诞日的盛况：

呀！真奇怪了！我并不是一位有神通的人，怎么会跑到人们理想中最快乐、最自在的天堂里面来旅行的啊！^⑥

到这里，需要对中锡交换留学僧事做一简单总结。这件事完全失败了吗？当然不是，因为光宗和了参还在锡兰努力求学；算得上成功吗？当然也不是，因为前前后后如此多的变故，不能视而不见。出现这么多的问题，究竟由谁来负责，恐怕很难说得清楚。不过从履行协议的角度，仍可有所说明。中锡双方的正式协议，恐怕只有那两篇换文。而具体的条款，很可能就是在法舫等人初步拟定的六项办法的基础上略加修改。因为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总是无从参照。因此可以说，中锡双方对于协议本身（或者说规则）并不重视。而在这简单协议的履行中，又可看出中锡双方对待既有规则的态度。太虚说锡兰三比丘违约并不为过，因为安居结束之后，他们并没有随前来迎接的善归同赴西安。但另一方面，中方却早已违约在先。可以说在签约的同时，就已经违约了。苇舫在换文中说：已一切准备完成。而事实是，三比丘出发后，陕西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准备，还要太虚不断去信催促。光宗与了参到锡兰后，虽然面临种种困境，但摩诃菩提会对于协议中规定的食宿及津贴事并未食言。只是在中国人看来，照顾的很不周到，协议以外的事一概不做。反观法舫、慈航等人，对锡兰三比丘可谓尽心尽力。本来是留学僧的身份，在法舫那里一变成为“传教团”；到了星洲与香港，再变为“访华佛教代表团”、“佛教使节团”、“索麻教授三位来华讲学”。星洲与香港皆有盛大的欢迎会，上海却没有，其原因何在？因为太虚很清楚锡兰三比丘的身份，所以他才说：“法舫来函，亦忘了原约，措此错误言词。”^⑦前文曾留下一个小问题：法舫拔高锡兰三僧的原因何在？用意何在？其实很简单，这正是法舫早已惯习的处事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客气、圆融。正如光宗与了参的抱怨：

这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实在对得住他

们了。……中国的佛教徒对他们那样客气，他们还觉得不够。……可是这里的和尚法师并不像我们中国。^⑧

客气、圆融，正是许多中国人的特点。这种客气、圆融如果从更深的层次去观察，那就是对规则的不尊重。在中锡交换留学僧这件事中，中国人所做，多在规则之外；锡兰人所做，多在规则之内。规则的内与外，显出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

五、硕果仅存之了参

大约在1950年10月，光宗由锡兰回到香港。道安法师在日记中写到：

他很懊悔而诚恳地说，早知去锡兰如此，不如不去之为得也。这是由予问他的巴利文的程度如何？可以能独力自己翻译巴利文为中文否？他说，他之所以不能成就者，并非天资不够，乃经济环境所使然。其原因系锡兰与中华民国彼此交换留学僧。锡兰学僧到中国陕西因语言与生活习惯不适合，不到一年即返回锡兰，因此锡兰对中国派去的两位留学僧也就不加以优待，而国内又无经济援助，本来早已应当返国，一因中日战争动荡不安，二因在锡兰有华侨学生可教，尚能维持生活，而且每周尚能接受五小时学习英文及巴利文文法。今英文勉强能翻译书籍，巴利文连阅读都感困难。他深深地感受此五年的光阴有点空过。^⑨

这段话虽有若干处与事实不符，但大约就是光宗在锡兰生活、学习的缩影。然而，他是如何回到了香港？而了参又在何处？原来，光宗因五年留学期限将近，便向重返锡兰的法舫提出要回国。法舫并未阻拦，除了请香港的陈静涛向香港总督担保入境之外，还帮他筹集了路费。就这样，光宗来到了香港。而了参则被法舫留在身边做助手，并继续深造。这正应了法舫曾说过的那句话：二人之中了参为有天才，光宗似难。^⑩

了参因法舫挽留而继续留在锡兰，但法舫却于1951年10月突然去世。了参在向香港佛教界通报法舫突然去世消息的同时，亦向陈静涛提出请求，希望能将法舫存在其手中的若干款项用来支付自己在锡兰继续求学的费用。而陈静涛却表示：不予理会。了参在锡兰的5年留学期限已过，摩诃菩提会不可能继续供给食宿及津贴。法舫去世后，如没有新的经济支持，了参不仅无力回国，在锡兰的生活也会出问题，求学就更谈不上。10月15日，印顺与优昙到陈静涛家中，

与之商量将法舫的部分遗款用来资助了参在锡兰继续求学。从了参能留在锡兰继续求学来看，陈静涛应该答应了印顺与优昙的请求。^①

了参在锡兰苦学数年，终于能够有所成就。1952年6月前后，了参完成了巴利文《法句偈》的翻译，请仍在香港的印顺作序。^②从1953年开始，了参又随般若唯陀论师觉音论师的《清净道论》，随学随译，于1956年完成了全书的初译。1957年，了参从锡兰回到大陆，带回了汉译手稿。经过种种磨难，《清净道论》正式的中文译本终于在1980年底完成。^③了参在锡兰翻译的《法句偈》和《清净道论》，现在已成为汉译南传佛典中的经典。法舫曾感慨：“对于南传巴利文之研究，虽屡屡努力，但均归失败！”^④而了参的这两部译作，终于为这屡屡的失败画上了句点。

（责任编辑：魏昌）

- ① 印顺：《太虚大师菩萨心行的认识》，印顺著：《华雨香云》，新竹：印顺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321—322页。
- ② 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
- ③ 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
- ④ 在后面的注释中，《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简称“初编”、“补编”。
- ⑤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 太虚：《与康寄遥居士书》，印顺主编：《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1980年，第26册第233、234、235、235、236、237、237、238、238、239、239、239—240、233页。
- ⑥ 印顺著：《太虚大师年谱》，新竹：正闻出版社，2000年，第516页。
- ⑦⑧⑨⑩⑪⑫⑬《欢迎法舫法师早临西安》，《大雄》第5、6、7期合刊，1948.7，初编卷105第467—468、467—468、467—468、468页。
- ⑭ 法舫：《南海寄归传新页之九》，《海潮音》第26卷第6、7期合刊，1945.6.1，初编卷202第139—140页。
- ⑮ 法舫：《南海寄归传新页之十一》，《海潮音》第26卷第12期，1945.12.1，初编卷202第248—250页。
- ⑯ 法舫：《南海寄归传新页之十》，《海潮音》第26卷第11期，1945.11.1，初编卷202第215页。
- ⑰⑱⑲⑳㉑㉒㉓《中锡交换留学僧》，《海潮音》第27卷第2期，1946.2.1，初编卷202第317、317、317页。
- ⑳ 光宗：《从重庆到哥伦比亚》，《正信》第12卷第4期，1946.6.15，补编卷45第108—115页。
- ㉑㉒㉓ 光宗：《从重庆到哥伦比亚》（续前），《正信》第12卷第5期，1946.7.15，补编卷45第133—140、134、139—140页。
- ㉔ 福善：《重庆到上海》，《海潮音》第27卷第4期，1946.4.1，初编卷202第393—397页。
- ㉕ 同注⑤，第235、237页。
- ㉖㉗㉘㉙ 法舫：《送锡兰上座部传教团赴中国》，《海潮音》第27卷第8期，1946.8.1，初编卷203第9—12、11—12、9—11、9页。

- ㉚㉛㉜ 太虚：《拟致锡兰摩诃菩提会书》，印顺主编：《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1980年，第26册第23—24、23—24、23页。
- ㉝ 金刚智：《致中国大僧统太虚尊者函》，《海潮音》第29卷第9期，1946.9.1，初编卷203第71页。
- ㉞ 同注㉝，第23—24页；同注⑤：第238页。
- ㉟ 法舫：《法舫法师上太虚大师书》，《海潮音》第27卷第11期，1946.11.1，初编卷203第154—155页。
- ㊱《上中国世界佛学苑苑长太虚大师书》，《海潮音》第29卷第9期，1946.9.1，初编卷203第71页。
- ㊲ 法舫：《锡兰法舫法师致本会函》，《中国佛学》第4期，1946.7，补编卷76第155页。
- ㊳《星华佛教徒筹备欢迎锡兰访华佛教代表团》，《星洲日报、总汇报》（联合版），1946.5.31。
- ㊴ 菩提：《欢迎词》，《中国佛学》第4期，1946.7，补编卷76第142—143页。
- ㊵㊶㊷㊸㊹㊺ 了参、光宗：《中锡交换留学僧的演变》，《正信》第13卷第2期，1947.4.30，补编卷45第339、339—341、340、339—341、339、339—341页。
- ㊻《佛教新闻》，《中国佛学》第4期，1946.7，补编卷76第155页。
- ㊼ 优昙：《关于欢迎锡兰和尚两封信》，《中国佛学》第4期，1946.7，补编卷76第155页；
- ㊽ 法舫：《世界佛学苑与锡兰摩诃菩提会交换研究员下榻法藏寺拜谒太虚大师》，《觉群周报》第1卷第2期，1946.7.22，初编卷101第25页。
- ㊾㊿ 法舫：《两粒佛教的推生珠》，《人间佛教》第5期，1947.4，初编卷100第434、433—436页。
- ① 光宗：《锡兰见闻》，《正信》第12卷第8期，1946.10.31，补编卷45第206页。
- ② 光宗、了参：《锡兰留学僧光宗了参上虚大师书》，《海潮音》第27卷第11期，1946.11.1，初编卷203第156—157页。
- ③ 法舫：《法舫法师来书》，《海潮音》第28卷第1期，1947.1.1，初编卷203第252页。
- ④ 白慧：《白慧法师上虚大师书》，《海潮音》第27卷第11期，1946.11.1，初编卷203第155页。
- ⑤ 光宗：《远隔重洋悼吾师》，《人间佛教》第7、8期，1947.6，初编卷100第478页。
- ⑥ 了参：《应怎样延续大师的慧命》，《人间佛教》第7、8期，1947.6，初编卷100第479页。
- ⑦ 了参：《锡兰今年维萨格的盛况》，《正信》第13卷第5、6期合刊，1947.8.31，补编卷45第392页。
- ⑧ 道安：《道安日记（1947—1976）》，1950年10月24日，http://www.seeland.org.tw/www/daoan/t2_5.html。
- ⑨ 石权：《悼法舫法师》，梁建楼编：《法舫文集》，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6卷第478—481页。
- ⑩ 同注⑧，1950年10月24日、1950年12月13日、1951年1月22日。
- ⑪ 同注⑧，1951年10月14日、1951年10月15日。
- ⑫ 印顺：《法句序》，印顺著：《华雨香云》，新竹：印顺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213—220页。
- ⑬ 叶均译：《清净道论》，2009年。
- ⑭ 法舫：《再来一粒》，《人间佛教》第5期，1947.4，初编卷100第436页。